

楊文靖公集四

語錄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

語錄

荆州所聞 甲申四月至乙酉十一月

先生曰自堯舜以前載籍未具世所有者獨宓犧所  
畫八卦耳當是之時聖賢如彼其多也自孔子刪定  
繫作之後夏秦歷漢以迄于今其書至不可勝記人  
之所資以為學者宜易於古然其間千數百季求一  
人如古之聖賢卒不易得何哉豈道之所傳固不在  
於文字之多寡乎夫堯舜禹皋陶皆稱若稽古非無  
待於學也其學果何以乎由是觀之聖賢之所以為

聖賢其用心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察之也

觀孔門弟子之徒其事師雖至於流離困餓濱於死而不去非要譽而規利也所以甘心焉者其所求也大矣流離困餓且濱於死有不足道者學者知此然後知學之不可已矣

古之學者以聖人為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難為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為可至則必以為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為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則亦人而已不立的的以何為準

問曾西不為管仲而於子路則曰吾先子之所畏或曰姜管仲之所已為慕子路之所未就此說是否曰孔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如之何曰管仲之功子路未必能之然子路籛之御者則範我馳驅者也若管仲蓋詭遇耳曾西仲尼之徒也蓋不道管仲之事

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次不言脩性惟揚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脩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

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佛氏  
咏順於道德之意蓋有之理於義則未也

聖人以為尋常事者莊周則夸言莊周之博乃禪家  
呵佛罵祖之類是也如逍遙游養生主曲辟廣喻張  
大其說論其要則逍遙游一篇乃子思所謂無入而  
不自得而養生主一篇乃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而  
已○問孔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何也曰至所  
謂極也極猶室之極所處則至矣下是為不及上焉  
則為過或者曰高明所以處已中庸所以處人如此  
則是聖賢所以自待者常過而以其所賤者事君親

也而可乎然則如之何曰高明即中庸也高明者中  
庸之體中庸者高明之用自高明夫猶所謂至也

問或曰中所以立常權所以盡變不知權則不足以  
應物知權則中有時乎不必用矣是否曰知中則

知權不知權是不知中也曰既謂之中斯有定  
所必有權焉是中與權固異矣曰猶坐於此室室自  
有中移而坐於堂則向之所謂中者今不中矣堂固  
自有中合堂室而觀之蓋又有堂室之中焉若居今  
之所守向之中是不知權豈非不知中乎又如以一  
尺之物約一寸而執之中也一尺而厚薄小大之體

殊則所執者輕重不等矣猶執五寸以為中是無權也蓋五寸之執長短多寡之中而非扁薄小大之中也欲求厚薄小大之中則釋五寸之約唯輕重之知而其中得矣故權以中行中因權左中庸之書不言權其曰君子而時中蓋所謂權也一連下段舜跖之分利與善之間也利善之間相去甚微學者不可不知○為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溫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於譏玩殊無惻怛愛君之意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而已何以事君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衰僻之氣不設於身體

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沖澹澆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成

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老子曰公乃王

儒佛淡處所乘杪忽耳見儒者之道分明則佛在其下矣今學之徒曰儒者之道在其下是不見吾道之大也為佛者既不讀儒書或讀之而不深究其義為儒者又自小也然則道何由明哉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說者曰飲食必有祭是也曰如是則造次顛沛之際遑遽急迫甚矣欲不離仁

之道安在且飲食必有祭小人友然豈能仁哉  
孔子以其子妻公冶長以其兄之子妻南容說者曰  
君子之處其子與處其兄之子固不同也曰兄弟之  
子子也何擇乎誠如所言是聖人猶有私意也聖人  
不容有私意若二女之少長美惡必求其對所妻之  
先後未必同時安在其厚於兄而薄於已邪記此者  
特言如是二人可託以女子之終身且聖人為子擇  
配不求其它故可法也

或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此言勝  
物而小之曰使聖人以勝物為心是將自小安能小  
物聖人本無勝物之心身之所處者高則物自不得  
不下耳○葉公以證父之攘羊為直而孔子以為吾  
黨之直者父為子隱子為父隱夫父子之真情豈欲  
相曩其惡哉行其真情乃所謂直反情以為直則失  
其所以直矣乞醯之不得為直或猶是也

周禮王燕則以膳夫為獻主說者曰君臣之義不可  
以燕廢曰是不然此孟子所謂養君子之道也禮受  
爵於君前則降而再拜燕所以待羣臣嘉賓也而使  
之有升降拜揖之勞是以犬馬畜之矣故以膳夫為  
獻主而主不自獻酌焉是乃所以為養君子之道而

原人繼粟庖人繼肉之義也

周禮凡用皆會唯王及后不會說者曰不得以有司之法制之曰有司之不能制天子也固矣然而九式之職冢宰任之王恣其費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九式論於王矣故王后不會非蕩然無以禁止之也制之有冢宰之義而非以有司之法故也

或曰書之終秦誓以見聖人之樂人悔過也故凡過而能悔者取其悔而不追其過可也今有殺人而被刑者臨刑而曰吾惟殺人以至此也仁者於此夫必哀而捨之曰書之有秦費二誓以誥帝王之誥命於

是絕故也其大意則言有國者不可廢誓於誓之中其事又有可取者則如秦之罪已而不責人是也若曰取其悔而已不劓其過其既悔而有過也或不當罪乎聖人以恕待人於人之悔也嘉之可也如以悔為是而不問其改與不改則改過者黜矣故君子之取人也取其改不取其悔且殺人至於被刑而自狀其過蓋傷其死之不韙也使殺人而不必死其有悔乎靖之戰不敗則秦自以為功矣何以知之以濟河之師知之也濟河之師何義哉

君子務本言凡所務者惟本而已若仁之於孝悌其

本之一端耳蓋為仁必自孝悌推之然後能為仁也其曰為仁與體仁者異矣體仁則無本末之別矣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無待乎推之也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推之也推之所謂為仁

問子貢貨殖誠如史遷之言否曰孔門所謂貨殖者但其中未能忘利耳豈若商賈之為哉曰鬻遲請學稼學圃如何曰此友非為利也其所願學正許子竝耕之意而命之為小人者蓋稼圃乃小人之事而非君子之所當務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先生嘗夜夢人問王由足用為善何以見語之曰齊王只是朴實故足以為善如好貨好色好勇與夫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其朴實可知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

狼跋之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之遇謫何其安閒而不迫也學詩者不在語言文字當想其氣味則詩之意得矣

孟子言說大人則顏之至於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若孔子則無此矣觀鄉黨一篇與上



大夫言閭閻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以至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兒如此何暇顏人禮曰賚賚為其近於君也敬長為其近於親也故孔子謂君子畏大人○孔子言由求為具臣曰弑父與君或不從也由求如是而已乎曰弑父與君言其大者蓋小者不能不從故也若季氏旅泰山伐顓臾而不能救之之事是已然則或許其升堂且皆在政事之科何也曰小事之失友未必皆從但自弑父與君而下或從一事則不得為不從若弑父與君則沒不從矣進此一等便為大臣如孔孟之事君是也故孔孟雖當亂世而遇庸暗之主一毫友不放過

事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家貧召入朝神宗欲優厚之令隸數局如登聞鼓滌院之類庶幾俸給可贍其家夷甫一切受之不辭及正叔以白衣擢為勸講之官朝廷友使之隸它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為道也則今日之仕須是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之辭受取舍人豈能知之故常公之不辭人不以為非而程公之辭人亦以為是

王逢原才高識遠未必見道觀其所著乃高論怨誹

之流假使用之友何能為春炁昭如日星但說者斷以已意故有異同之論若義理已明春炁不難知也春炁始於隱其說紛紛無定論孟子有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炁作據平王之崩在隱公之三年也則隱公即位實在平王之嘗自幽王為犬戎所滅而平王立於東遷當是時黍離降而為國風則王者之詩亡矣此春炁所以作也

易於咸卦初六言咸其拇六二言咸其腓九三言咸其股九五言咸其脢上六言咸其輔頰舌至於九四一爻由一身觀之則心是也獨不言心其說以謂有心以感物則其應必狹矣唯忘心而待物之感故能無所不應其繇辭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思皆緣其類而已不能周也所謂朋從者以類而應故也故孔子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轍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鑒者廣矣若執鏡隨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或曰思造形之上極過是非思之所能及故唯天下之至神則無思也無思所以體道有思所以應世此為不知易之義也易所謂無思者以謂無所事乎思云耳故其於天下之故感而通之而

已今而曰不可以有思又曰不能無思此何理哉  
或曰聖人所以大過人者蓋能以身救天下之弊耳  
昔伊尹之任其弊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故伯夷  
出而救之伯夷之清其弊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  
故桺下惠出而救之桺下惠之味其弊多濇而寡潔  
惡異而尚同故孔子出而救之是故伯夷不清不足以  
救伊尹之任桺下惠不味不足以救伯夷之清此  
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  
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於天下故孔子集  
其行而成萬世之法然後聖人之道無弊其所以  
無弊者豈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為終始也使  
三聖人者當孔子之時皆足以為孔子矣曰何不思  
之甚也由湯至於文王之時五百有餘歲其明賢聖  
之君六七作其成就人中之衆至其衰世尤有存者  
使伊尹有弊當時愛世之久上之為君下之為臣皆  
足以有為獨無以革之乎由周至春秋戰國之際又五  
百有餘歲文武周公之化不為不濇使伯夷之弊至  
是猶在則周之聖人所謂一道德以同風俗者殆無  
補於世而獨俟一桺下惠邪况孔子去桺下惠未遠  
若桺下惠能矯伯夷之清使天下從之其弊不應繼

踵而作而孔子救之又何其遽也且孔子之時荷蓀荷蓀接與沮溺之流必還者尚多也則柳下惠之所為是果何益乎故為聖人救弊之說者是友不思而已矣夫伊尹固聖人之任者然以為必於進則不可也湯三使往聘之然後幡然以就湯不然將不從其聘矣則伊尹之不必進可見伯夷固聖人之清者然以為必於還則不可也方其辟紂居諸海濱以待天下清聞西伯善養老者則歸之則伯夷之不必還夫可見若柳下惠孔子蓋以謂直道而事人孟子夫偁其不以三公易其介矣夫豈以同為味乎由是觀之其弊果何自而得之邪若曰孔子之道所以無弊者四人者相為終始使三聖人當孔子之時友皆足以為孔子此尤不可孟子曰伯夷伊尹不同道又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而伯夷伊尹不足以班之而其所謂同者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而已彼為任為清為味一節之至於聖人者也其可以為孔子乎夫以三人為聖者孟子發之也而孟子之言其辨如彼今釋孟子之言安得彊為之說乎雖然此孟子之言也學者於聖人又當自有所見自無所見

縱得孟子之旨何與吾事

問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何也曰其就湯也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然則何為事桀曰既就湯則當以湯之心為心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不得已而伐之也人歸之天命之身方其進伊尹以事桀也蓋欲其悔過遷善而已苟悔過遷善則吾北面而臣之固所願也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意而伊尹遂相之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

問伯夷伊尹柳下惠之行同不同矣使伯夷居湯之世就湯之聘乎曰安得而不就然則湯使之就桀則就之乎曰否何以知其然曰伯夷聞文王作興則歸之空其就湯之聘然而橫取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忿居也使之事桀蓋有所不屑矣然則其果相湯也冑伐桀乎曰至天下共叛之桀為獨夫伯夷伐之友何卹哉

或曰湯之伐桀也衆以為我后不卹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而湯告以必往是聖人之任者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是聖之清者也曰非也湯伐桀雖其衆有不悅之言憚勞而已若夏之人則不

然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故彼祖之民室家相慶  
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湯雖不往不可得矣文王之時  
紂猶有天下三之一民猶以為君則文王安得而  
不事之至於武王而受罔有悛心賢人君子不為所  
殺則或為囚奴或去國紂之在天下為一夫矣故武  
王誅之或不得已也孟子不云取之而燕民不悅則  
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取之而燕民悅則  
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由此觀之湯非樂  
為任而文王非樂為清也會逢其適而已  
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其善心而革其非不止就

論事如論齊王之愛才而曰是心足以王論王之  
好樂而使之與百姓同樂論王之好貨好色好勇而  
陳周之先王之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而其  
君肯聽豈不能堯舜其君

又曰孟子對人君論事句句未嘗離仁此所謂王道  
也曰安得句句不離乎仁曰須是知一以貫之之理  
曰一以貫之仁足以盡之否曰孟子固曰一者何曰  
仁也仁之用大矣今之學者仁之體或不會體究得  
○齊王顧鴻雁麋鹿以問孟子孟子因以為賢者而  
後樂此至其論文王夏桀之所以異則獨樂不可也

世之君子其賢者乎則必語王以憂民而勿為臺沼  
範圍之觀是拂其欲也其佞者乎則必語王以自樂  
而廣其侈心是縱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君以當道  
唯孟子之言常於豪髮之間剖析利害之所在使人  
君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其在朝廷則可以格君心  
之非而其言易行也

或曰居今之世去就之際不必一一中節欲其皆中  
節則道不得行矣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已者其能直  
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如孔子孟雖  
在戰國之時其進必以正以至終於不得行而死是  
矣顧今之世獨不如戰國之時乎使不卹其去就可  
以行道孔子孟當先為之矣孔子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或曰以術行道而心正如何曰謂之君子豈有心不  
正者當論其所行之是否爾且以術行道未免枉已  
與其自枉不若不得行之愈也

宋牼以利說秦楚使之罷兵以息兩國之爭其心未  
為過也然孟子力抵之蓋君子之事君其說不可惟  
利之從苟惟利之從則人君所見者利而已彼有軋  
吾謀者其說又利於我吾說必見屈矣故不若與之  
談道理道明人自不能勝也所謂道理之談孟子之

仁義是也王霸之佐其利義之間乎一毫為利則不足為王矣後世道學不明人以顏子伯夷只作一節之士若孟子之論則是兩人者豈清脩介潔者邪如伯夷直許之以朝諸侯一天下顏子直許之以禹稷之事○方太公釣於渭不遇文王特一老漁父耳一及朝用之乃有鷹揚之勇非文王有獨見之明誰能知之學者須體此意然後進退隱顯各得其當

或曰德而已矣奚取於聰明日徒取其德或有有德而不聰明者如此則人得以欺罔之何以濟務故書僂堯舜禹湯文武皆言其聰明為是故也

黃叔度學充其德雖顏子可至矣

一介之與萬鍾若論利則有多寡若論義其理一也伊尹惟能一介知所取與故能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眎自後世觀之則一介不以予人為太吝一介不以取諸人為太潔然君子之取予適於義而已予之齎取之微雖若不足道矣然苟害於義又何多寡之間乎孔子於西赤之富不卹其請於原憲之貧不許其辭此知所予者也孟子言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此知所取者也



孟子備舜象憂夫憂象喜夫喜此語最宜味之夫舜之意唯恐不獲於象也則象喜舜自喜夫豈有偽乎是之謂不藏怒不宿怨

問象日以殺舜為事而舜終不為所殺何也曰堯在上天下豈容有殺兄者乎此語自是萬章所傳之謬據所載但云象傲而已觀萬章之言傲何足以盡之其言殺舜之時堯已妻之二女又使其子九男百官皆事舜於畎畝之中象必不敢但萬章所問其大意不在此故孟子當時亦不暇辨

孟子言舜之怨慕非淺知舜之心不能及此據舜惟患不順於父母不謂其盡孝也凱風之詩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孝子之事親如此此孔子所以取之也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若乃自以為能則失之矣○顏子所學學舜而已蓋舜於人倫無所不盡也以為父子盡父子之道以為君臣盡君臣之道以為夫盡夫道以為兄盡兄道此孟子所謂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也孟子所憂夫憂不如舜耳人能以舜為心其學不患不進

問將順其美後世之說或成阿諛恐是引其君以當道曰然此正如孟子所謂是心足以王若曰以小易

大則非其情以謂見牛未見羊而欲以羊易牛乃所以爲仁引之使知王政之可爲是謂將順又曰詳味此一章可見古人事君之心

韓信用兵在楚漢之間則爲善矣方之五霸已自不及以無節制故也如信之軍脩武高祖即其卧内奪之印易置諸將信尚未知此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但信用兵能以術驅人使自爲戰當時亦無有以節制之兵當之者故信數得以取勝也王者之兵未嘗以術勝人然亦不可以計敗後世惟諸葛亮李靖爲知兵如諸葛亮已死司馬仲達觀其行營軍壘不覺歎服而李靖惟以正出奇此爲得法制之意而不務僥倖者也古人未嘗不知兵如周官之法雖坐作進退之末算不有節若平時不學一旦緩急何以應敵如此則學者於行師秣衆戰陣營壘之事不可不講

○史言成安君儒者故爲韓信所勝成安君豈真儒者哉若真儒必不爲韓信所詐如曰吾行仁義云身人得而罔之是木偶人也夫兵雖不費詐友人所不得而詐然後爲善觀戰國用兵中原之戰也若今之用兵禦夷狄耳力可以戰則戰勢利於守則守來則拒之去則勿追則邊鄙自然無事今乃反挑之且侵

其地已非理矣其決勝必取而至於用狙詐也又何足怪若賢將必不以窮鬪遠討為事何用狙詐蓋夷狄之戰與中原之戰異夷狄難與較曲直是非惟持力耳但以禽獸待之可也以禽獸待之如前所為是矣○問今之為將帥者不必用狙詐固是柰兵官益人之有智略者莫非狙詐之流若無狙詐如何使人曰君子無所往而不以誠但至誠惻怛則人自感動曰至誠惻怛可也然今之置帥朝除暮易若以至誠為務須是積久上下相諳其效方見卒然施之未必有補曰誠動於此物應於彼速於影響豈必在久如

郭子儀守河陽李光弼代之一號令而金鼓旗幟為之精明此特其號令各有體耳推誠去猶是也

正叔先生過范堯夫治所謂堯夫曰聞公有言作帥當使三軍愛之如父母是否曰然非歟曰公第能言之耳未必能行也曰何以言之曰聞舊帥方卒公始代之便設筵張樂犒軍此所以知公之必不能使三軍愛之如父母也曰當時自合打散設筵張樂卻是錯曰打散去不可彼卒伍之所利者財食也使其不得財食則知新帥之所以不給賜財食者為舊帥之亡也夫舊帥去父母也今其亡未久而給賜如常卒

伍之愚忘其上以此身然則不能使之觀舊帥如父母則必不能使之以我為父母矣堯夫是日追送正叔曰若不遠出不聞此言

祖宗能用人命故 太祖嘗曰我以一縑易一胡人首不過十萬匈奴之衆可盡唯能如此此所以能取天下今獲一劫盜友須以數十千賞之若只使一縑欲易一胡人首人必不為用唯不能用人命此所以必至於厚賞也觀祖宗時江南擅強河東未服兩浙川廣尚守巢穴方是時所有財賦特中原之地耳其聚斂科派蓋不若今之悉也其後祖宗削平僭亂只用所有不患乏財使如今日厚賞安能取天下

陸宣公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數觀其奏議可見欲論天下事當以此為法宣公在朝自以不卹其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至於遷貶唯杜門集古方書而已可謂知進退者

呂晦叔真大人其言簡而意足孫莘老嘗言

裕陵好問且曰好問則裕晦叔曰好問而裕不若聽德而聽人有非錙向強聒而不舍者呂晦叔曰錙向賈戚之卿此語可謂忠厚然向之眷眷於漢室而不忍去則是也至於上變論事或可謂不知命矣

問以匹夫一日而見天子天子問焉盡所懷而陳之  
則事必有窒礙者不盡則為不忠如何曰事或須量  
深淺孔子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易之恒  
曰浚恒凶此恒之初也故當以漸而不可以浚浚則  
凶矣假如問人臣之忠邪其親信者誰歟遽與之辨  
別是非則有失身之悔君子於此但不可以忠為邪  
以邪為忠語言之間故不無委曲也至於論理則不  
然如惠王問孟子何以利吾國則當言何必曰利宣  
王問孟子卿不同則當以正對蓋不直則道不見故  
也世之君子其平居談道甚明論議可聽至其出立  
朝廷之上則其行事多與所言相戾至有圖王而實  
霸行義而規利者蓋以其學得之文字之中而未嘗  
以心驗之故也若心之所得則曰吾所以為已而已  
是故心迹常判而為二心迹既判而為二故事事違  
其所學

人臣之事君豈可佐以刑名之說如此是使人主失  
仁心也人主無仁心則不足以得人故人臣能使其  
君視民如傷則王道行矣

或曰特旨乃人君威福之權不可無也曰不然古者  
用刑王三宥之若案法定罪而不敢赦則在有司夫

惟  
有  
司  
守  
法  
而  
不  
敢  
移  
故  
人  
主  
得  
以  
養  
其  
仁  
心  
今  
也  
法  
不  
應  
誅  
而  
人  
主  
必  
以  
特  
旨  
誅  
之  
是  
有  
司  
之  
法  
不  
必  
守  
而  
使  
人  
主  
失  
仁  
心  
矣

荆公在上前爭論或為上所疑則曰臣之素行似不  
至無廉恥如何不足信且論事當問事之是非利害  
如何豈可以素有廉恥劫人使信已也夫廉恥在常  
人足道若君子更自矜其廉恥或淺矣蓋廉恥自君  
子所當為者如人守官曰我固不受贓不受贓豈分  
外事乎○理財作人兩事其說非不善然世儒所謂  
理財者務為聚斂而所謂作人者起其奔競好進之  
心而已易之言理財詩之言作人似不如此

周官平頒其興積說者曰無問其欲否槩與之也故  
假此為青苗之法當春則平頒秣成則入之又加息  
焉以謂不取息則舟車之費鼠雀之耗官吏之俸給  
無所從出故不得不然此為之辭耳先王省耕斂而  
為之補助以救民急而已方其出也未嘗望入豈復  
求息取其息而曰非漁利也其可乎孟子論法以謂  
凶季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使民終歲勤動不  
得以養其父母又稱值而益之是為不義今也無問  
其欲否而頒之或無問季之豐凶而必取其息不然

則以刑法加焉周官之意果如是乎

朝廷設法賣酒所在官吏遂張樂集妓女以來小民此最為害教而必為之辭曰與民同樂豈不誣哉夫誘引無知之民以漁其財是在百姓為之理友當禁而官吏為之上下不以為怪不知為政之過也且民之有財夫須上之人與之愛惜不與之愛惜而巧求暗取之雖無鞭笞以強民其所為有甚於鞭笞矣余在潭州瀏陽方官散青苗時凡酒肆食店與夫俳優戲劇之罔民財者悉有以禁之散錢已然後令如故官賣酒舊嘗至是時夫必以妓樂隨處張設頗得民利或以請不許往往民間得錢遂用之有方

常平法州縣寺舍歲用有餘則以歸官賑民之窮餓者余為瀏陽日方為立法使行旅之疾病飢踣於道者隨所在申縣縣令寺舍飲食之欲人之入吾境者無不得其所也其事未及行而余以罪去官至

為今恨

錢塘內造什物守臣不知其數恣宦官所為至數年未已傷財害民算此為甚使其器用一一得以奉御茲固無嫌其實公得其一私得其十其十者非以自奉則過奇技淫巧以自獻於上與夫宮嬪之賢幸者此弊尤不可言使予守錢塘必先奏上乞降所造之

數付有司為之以進庶幾宦官不得容其姦是雖於  
事未有大補亦守臣安百姓節國用之一端也如此  
而得罪則有名矣

或勸先生解經曰不設易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夫  
傳而不習以處已則不信以待人則不忠三者昏失  
也昔有勸正叔先生出易傳示人者正叔曰獨不望  
學之進乎姑遲之覺耄即傳矣蓋已耄則學不復進  
故也學不復進若猶不可傳是其言不足以垂後矣  
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於行事而順然後為  
得驗之於心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  
經義今之治經者為無用之文徽忝科第而已果何  
益哉

今所謂博學者特通歷代之故事而已必欲取堯舜  
三代之法隸明而默識之以斷後世所為之中否而  
去取焉蓋未能也孟子之學蓋有以為不足學而不  
學者也余觀熙寧元豐之君子皆通曉世務而所取  
以為證者秦漢以下之事而已故有為秦漢以上之  
說者與之爭輒不勝若今之論事者多以三代為言  
其實未必曉有能以三代之法一一與之剖析是非



有不戰而自屈者然此須深知三代致治之意方可  
若周官之書先王經世之務也不可不講若有意於  
世須是事事明了胸中無疑方能濟務如馬周以一  
介艸茅言天下事若素宦於朝若非嘗學來安得生  
知因論馬周言事每事須開人主一線路終是不如  
魏徵之正如諫太宗避暑事親之道甚善然又曰鑿  
與之出有日不可遽止願示還期若事非是即從而  
止之何用如此正孟子所謂月攘一雞者豈是以堯  
舜望其君乎

褚遂良脩起居注唐太宗曰朕有不善友當記之乎  
或為之言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夫當記之曰此語  
夫善但人主好名則可以此動之耳未盡也夫君子  
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  
千里之外違之故言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慎縱使  
史官不記而民之應違如此雖欲自掩其不善其可  
得乎

試教授宏辭科乃是以文字自售古人行已似不如  
此今之進士使豪傑者出必不肯就然以謂舍此則  
仕進無路故為不得已之計或是為貧或欲緣是少  
試其才既得官矣又以僥求榮達此何義哉

朝廷立法臺察不許言天下利害諫官不許論人卜命為臺諫是使之言也而又禁之何理哉如命以中書舍人或升黜不當繳還詞頭則更屬管中書舍人為之命以給事中或有必行之事則不復過門下而所謂中書舍人給事中者夫更不整理且如此是不得其職矣不得其職則當去而今之君子安為之其義焉在常平司有支用雖是救取法當執奏近又免執奏之法關防甚密何可免也使吾輩得為常平官如此等事夫當辦明則知今之要路大抵難處也先王之時工執藝事以諫自此推之則當是時凡有職者皆得執其事以諫矣若人人有職事皆能思其利害以諫法度何憂不完政事何憂不成且古者百工猶能信度以申其說而今之侍從監司蓋內外之達官人主所親信者反未嘗知諫此又何理也

天生聰明時又所謂天生者因其固然而無作之謂也無所作聰明是謂憲天聰明憲天云者任理而已矣故伊尹曰視遠惟明聽德惟聰知此然後可與論人君之聰明矣或曰為人君須聰明有以勝人然後可以制人而止其亂曰天聰明期於勝人非也如人聽訟必欲即揣知其情狀是非或屢中若不任理

只是億度而已非所謂聰明故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人君如不聽德每事卽搃知情狀是非所中雖多失人君之道矣謂之不聰明可也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尚譎諫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為有補若諫而涉於毀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蘇東坡詩只是譏誚朝廷殊無溫柔敦厚之氣以此人故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詩則聞之者自然感動矣因舉伯淳咏溫公諸人糗飲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又泛舟詩云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厚也

考槃之詩言永矢弗過說者曰擔不過君之朝非也矢陳也友曰永言其不得過耳昔者有以是問常夷甫之子立立對曰古之人蓋有眎其君如寇讎者此尤害理何則孟子所謂君之眎臣如犬馬則臣眎君如寇讎以為君言之也為君言則施報之道此固有之若君子之自處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心蓋如此考槃之詩雖其時君使賢者退而窮處為可罪夫苟一日有悔過遷善之心復以用我我必復立其朝何終不過之有大抵今之說詩者多以文害辭非徒以文害辭也又有甚者分

析字之偏傍以取義理如此豈復有詩孟子引天生  
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曰故有有物必有  
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其釋詩也於其本文加  
四字而已而語自分明矣今之說詩者殊不知此  
郭汾陽不問發墓之人雖古之齊物我者不能過  
問謙安履齒折事識者不信是否曰此事未必無但  
史於此或失之億度安知其非偶然乎若破賊而喜  
在謙安固不足怪然履齒必不為一時暹遽而致折  
也○或謂人當無利心然後為君子曰以此自為可  
也以此責人恐不勝責矣人但能於得處知辨義理  
或自難得故孔子以見利思義稱成人而以見得思  
義侮士焉此其辨也  
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或易玷闕故君子處世當渾  
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  
溝洫之量不可以容江河江河之量不可以容滄海  
有所尚故也若君子則以天地為量何所不容有能  
捐一金而不顧者未必能捐十金能捐十金而不顧  
者未必能捐百金此由所見之熟與不熟非能真知  
其義之當與否也若得其義矣雖一分不妄予友不  
妄取

世之事鬼神所以陷於深謫者皆其不知鬼神之情  
狀祭祀之深意也學者當求知之漢儒言祖有功宗  
有德不毀所以勸也曰非也子孫之祭其親豈有功  
德而後祭之乎若以為有功德然後祭是子孫得揀  
擇其祖宗而尊之也豈事親之道哉秦少游以韋元  
成為腐儒惡其建毀廟之議其說曰君子將營宮室  
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夫營之先親而後身  
則毀之先身而後親可知矣漢之離宮別館長楊五  
柞已大修靡未聞其毀乃取韋元成毀廟之說亟行  
之此元帝寢疾所以夢祖譴責也其後又復豈終可  
改乎曰審宗廟也則不容以所未當毀者而毀之矣  
先王之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父為士子為大  
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  
以士支子不祭有事則祭于宗廟之家明非繼體也  
如是則祭與不祭皆不可苟矣漢之廟在郡國蓋以  
千數歲時皆諸侯王主祭豈古禮哉使漢祖宗有靈  
當不享矣立無度之廟致不享之祭以此事神尚不  
欲毀邪以夢寐而復既未知鬼神之情狀引之為證  
其說陋矣且誠如所論先王當行之矣先王豈不敬  
神哉○耳餘之交相責之深相知之淺耳故不終

知合內外之道則顏子禹稷之所同可見蓋自誠意正心推之至於可以平天下此內外之道所以合也故觀其意誠心正則知天下由是而平觀其天下平則知非意誠心正不能也茲乃禹稷顏回之所以同也○問師也辟何以見曰語云堂堂乎張也難與竝為仁矣蓋幾於辟然此其初也學於孔門者皆終有進焉若子張後來論交曰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此豈介僻之流

孟子曰人之有四端猶其有四體也夫四體與生俱生身體不備謂之不成人闕一不可夫無先後之次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是特見後世為禮者之弊耳先王之禮本諸人心所以節文仁義是也顧所用如何豈有先後雖然老子之薄而未之者其意欲民還淳反樸以救一時之弊而已夫果能使民還淳反樸不友善乎然天下豈有此理夫禮文其質而已非能有所增益也故禮行而君臣父子之道得使一日去禮則天下亂矣若去禮是去君臣父子之道也而可乎唯不可去此四端所以猶人之有四體也今學者將仁小卻故不知求仁孔子曰若聖與仁則

吾豈敢孔子尚不敢當且罕言之則仁之道不友大乎然則所謂合而言之道也何也曰由仁義則行仁義所謂合也洪範傳曰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唯天下至神為能與於此此為不知道與命也孔子之言道曰誰能出不由戶何算由斯道也其言命曰道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夫道非能使人由之命非能使人聽之人自不能違耳聖人雖至神以謂體道而至於命則可也若曰無所由無所聽將焉之乎且聖人未嘗不欲道之興以無可奈何故委之於命如使孔子必可以為周公之事其不為之乎可為而不為則是欲道之廢矣豈孔子之心哉故曰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者不知道與命之言也

洪範傳論水火金木土自然之數配諸人之一身皆有先後之序此有序乎夫五行在天地之間有則俱有故曰闕一不可今日有水然後有火有火然後有木有木然後有金有金然後有土雖常人皆知其不然矣然則謂精神魂魄意為有序失之矣

或問臺諫官如何作曰剝之象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夫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君子之於小人方其進也不可以驟去觀剝之象斯  
可見矣剝坤下而艮上坤順也艮止也此天理之不  
可易者也順而止之其漸而非暴之謂乎陰陽之氣  
消息盈虛必以其漸君子所尚蓋在於此

君子之治心養氣接物應事唯直而已直則無所事  
矣康子饋藥孔子既拜而受之矣乃曰丘未達不敢  
嘗此疑於拂人情然聖人慎疾豈敢嘗未達之藥既  
不敢嘗則直言之何用委曲微生高乞鄰醯以與人  
是在今之君子蓋常事耳顧友何害然孔子不以為  
直以所以辭康子之言觀之信乎其不直也維摩經  
云直心是道場儒佛至此實無二理學者必欲進德  
則行已不可不直蓋孔子之門人皆於其師無隱情  
者知直故也如宰我短晷之間之類

范濟美問讀論語以何為要曰要在知仁孔子說仁  
處最宜玩味曰孔子說處甚多尤的當是何語曰皆  
的當但其門人所至有不同故其答之友異只如言  
剛毅木訥近仁自此而求之仁之道友自可知蓋嘗  
謂曾子在孔門當時以為魯魯者學道尤宜難於它  
人然子思之中庸聖學所賴以傳者也考其淵源乃  
自曾子則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矣豈非魯得之



乎由此觀之聰明辦智未必不害道而劉毅木訥信乎於仁為近矣

呂吉甫解孝經義首章云是曾子力所不能問故孔子以其未曉而盡告之曰豈有人未之曉而可以盡告之乎觀孔子門人問為邦者惟顏子一人其它敢為國者尚少今孝經所論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無不及者若其力有未至而盡告之在孔子為失言於曾子為無益豈聖賢教與學之道哉孔子云參也魯益其初時而後語之以一以貫之曾子於此默喻則其所得淺矣猶以為魯是學於孔門者獨無所進乎觀論語所載曾子將死之言孟子推明不事有若之意又詳考子思孟子傳道之所自是特以魯終其身者邪學有所患在守陳編而不能斷以獨見之明此其於古人是非所以多失之也

亦古人是非心之多矣也

亦學自祖惠孫心刺然中不謂繼公繼具之理此其

又精孟子思孟子與之曰自是辨公繼具其理此其

論語祖澤曾子語或之語孟子辨公繼具其理此其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一

語錄二

京師所聞

丙戌四月至六月

李似祖曹令德問何以知仁曰孟子以惻隱之心為  
仁之端平居但以此體究久久自見因問似祖令德  
尋常如何說隱似祖云如有隱憂勤恤民隱皆疾痛  
之謂也曰孺子將入於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之  
心疾痛非在己也而為之疾痛何也似祖曰出於自  
然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  
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二人退余從容問曰萬物與

我為一其仁之體乎曰然

問論語言仁處何語最為親切曰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要道得親切唯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為親切

豐尚書稷嘗言少時見雪竇教人惜福云人無壽夭祿盡則死昔元厚之死而復生於會府見主吏謂之曰君祿未盡它時官至兩府然須惜福乃可延季厚之一生雖一椀飯衣必先減而後食其餘其養皆不敢過故身為執政壽逾七十雪竇之言於是可驗今日賚人相高以侈視其費用皆是無益畢竟何補公聞之曰此猶以利言也若以義言之則簞食萬鍾顧吾所得為者如何耳

吳審律儀勸解易曰易難解曰及今可以致力若後

力衰卻難曰某嘗觀聖人言易便覺措辭不得只如

乾坤兩卦聖人嘗釋其義於後是則解易之法也乾

之初九潛龍勿用釋云陽在下也又曰龍德而隱者

也又曰下也又曰陽氣潛藏又曰隱而未見行而未

成此一爻耳反覆推明至五變其說然後已今之釋

者其於它卦能如是推明乎若不能爾則一爻之義

只可用之一事易三百八十四爻爻指一事則是其

用止於三百八十四事而已如易所談其果極於此乎若三百八十四事不足以盡之則一爻之用不止於一事太明矣觀聖人於繫辭發明卦義尚多其說果如今之解易者乎故某嘗謂說易須髮髯聖人之意然後可以下筆此其所以未敢苟也

問邵堯夫云誰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畫前有易何以見曰畫前有易其理甚微然即用孔子之已發明者言之未有畫前蓋可見也如云神農氏之耒耜蓋取諸益日中為市蓋取諸噬嗑黃帝堯舜之舟楫蓋取諸渙服牛乘馬蓋取諸隨益噬嗑渙隨重卦也當神農黃帝堯舜之時重卦未畫此理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故通變以宣民而易之道得矣然則非畫前元有易乎

問牆有茨之詩若以為勸戒似不必存曰著此者欲知此惡不可為耳所以不可為以行無隱而不彰雖幽闇澁僻之中人亦可以知其詳也人之為惡多以人算之知而密為之然終不能掩密為之者其初心也至於不能掩蓋已無如之何耳豈其所欲哉此君子所以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愆乎其所不聞也

自非狙詐之徒皆知義足以勝利然不為利疚而遷

者幾希如管仲友知義故其所為多假義而行自王者之迹熄天下以詐力相高故常弱於利而不知反由孔子而後為天下國家不以利言者唯孟子一人守得定

九月丁卯子同生曰子同者正名其為桓公之子也猗嗟之詩序曰人以為齊侯之子其詩曰展我甥兮則明莊公非齊侯之子矣以經考之莊公之生桓公之六年也至十八年始書夫人姜氏遂如齊而左傳因載申繻之諫與桓公造齊之事則前此文姜蓋未嘗如齊也未嘗如齊而人以莊公為齊侯之子春秋安得而不辨乎此春秋所以為別嫌明微也

閔二季書鄭弃其師觀清人之詩序可見矣文公惡高克使之將兵禦狄久而不召遂使衆散而歸豈非弃其師乎蓋惡其人而使之將兵以外之兵何罪故止罪鄭

齊桓公攘成狄而封衛未嘗請命于天子而專封之也故春秋書城楚丘而不言其封衛蓋無取焉然則木瓜美桓公孔子何以取之曰木瓜之詩衛人之詩也衛為狄所滅桓公救而封之其恩豈可忘也欲厚報之不夫宜乎在衛人之義不得以為美其取之

也以衛人之義而已若春秋殊褒貶示天下之公故無取○鄭季常作太學博士言養士之道當先善其心今殊失此意未知所以善之之方曰由今之道雖賢者為教官必不能善人心曰使荆公當此職不知如何曰荆公為相其道蓋行乎當季今日學法荆公之法也已不能善之矣季常良久曰如是如是

與季常言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然夫須着力深方有疑今之士讀書為學蓋自以為無可疑者故其學算能相當如孔子門人所疑皆後世所謂不必疑者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疑所

可去荅之以去兵於食與信猶有疑焉故能發孔氏民無信不立之說若今之人問政使之足食與兵何疑之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子曰知人是蓋甚明白而遲猶曰未達故孔子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教之由是而行之於智之道不其庶矣乎然遲還而見子夏猶申問舉直錯諸枉之義於是又得舜舉皋陶湯舉伊尹為證故仁智棘盡其說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直推至於曰禮後乎然後已如使今之學者方得其初問之荅便不復疑矣蓋嘗謂古人以為疑者今人不知疑也學何以進季常曰其平

生為學友常自謂無疑今觀所言方知古之學者善學○問中庸只論誠而論語曾不一及誠何也曰論語之教人凡言恭敬忠信所以求仁而進德之事莫非誠也論語示人以其入之之方中庸言其至也蓋中庸子思傳道之書不正言其至則道不明孔子所罕言孟子常言之友猶是矣

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夫盡其誠心而無偽焉所謂直也若施之於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為有方矣敬與義本無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辨其實義友敬也故孟子之言義曰行吾敬而已

問孔子許子路升堂其品第甚高何以見曰觀其死猶不忌結纓非其所養素定何能爾邪苟非其人則遑遽急迫之際方寸亂矣

問宰我於三季之喪猶有疑問何也曰此其所以為宰我也凡學於孔子者皆欲窮究到無疑處方已三季之喪在它人於此不敢發之宰我疑以莽斷故必求質於聖人雖被深責所不辭也

四科之目不盡孔門弟子之賢非可指為定論

揚雄作太玄準易此最為誑後學後之人徒見其言

黷浚其數汗漫遂謂雄真有得於易故不敢輕議其實雄未嘗知易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既不可忘又不  
可助長當如何着力曰孟子固曰至大至剛以直養  
而無害則雖未嘗忘或助長

溫良恭儉讓此五者非足以盡孔子然必聞其政者  
以此耳

毋意云者謂無私意耳若誠意則不可無也

所謂時習者如嬰兒之習書點畫固求其似也若習  
之而不似亦何用習學者學聖人夫當如此大槩必  
踐履聖人之事方名為學習又不可不察習而不察  
與不習同若今之學者固未嘗習而況於察

問何謂屢空曰此顏子所以殆庶幾也學至於聖人  
則一物不留於胸次乃其常也回未至此屢空而已  
謂之屢空則有時乎不空

億則屢中非至誠前知也故不足取

問操則存如何曰古之學者眎聽言動無非禮所以  
操心也至於無故不徹琴瑟行則聞佩玉登車則聞  
牙鸞蓋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  
焉故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夫博奕非君



子所為而云爾者以是可以收其放心爾說經義至不可踐履處便非經義若聖人之言豈有人做不得處學者所以不免求之釋老為其有高明處如六經中自有妙理却不淺思只於平易中認了曾不知聖人將妙理只於尋常事說了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人須能弘然後有容因言陳述古先生云丈夫當容人勿為人所容

旁招俊又列于庶佐宰相之任也今宰相欲擢任一人必令登對然後取旨用之夫人之賢不肖一見之頃安能盡知此蓋起於後世宰相不堪委任之過

荆公云利者陰也陰當隱伏羲者陽也陽當宣著此說源流發於董仲舒然此正王氏心術之蔽觀其所為雖名為義其實為利

春殊正是聖人處置事處它經言其理此明其用理既明則其用不難知也

聖人作處本分之外不加毫末故以孔子之聖孟子止言其不為已甚而已

或問操心曰書云以禮制心所謂操也如顏子克已復禮最學者之要若學至聖人則不必操而常存揚雄言能常操而存者其唯聖人乎此為不知聖人論

及莊周言天人處曰絡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曰是友天也若絡牛首穿馬鼻則不可謂之天論西銘曰河南先生言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為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且以一身觀之四體百骸皆具所謂體也至其用處則履不可加之於首冠不可納之於足則即體而言分在其中矣○吾從周非從其文也從其損益之意而已易言利見利用而終不言所以利故孔子罕言利或謂死與鬼神子路所不得而問蓋不曉一致之理故錯認聖人之言宰我問三季之喪非不知其為薄也只為有疑故不殷隱於孔子只此無隱便是聖人作處問伯夷聖人猶有隘何也曰此自氣稟不同耳若觀其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忠此是甚力量

餘杭所聞

丁亥三月

周公東征邦君御事皆以為不可周公徒得十夫之功決意征之禹征有苗會羣后誓之既已出師朝廷

上下室無不以為當者而益以一言贊之禹遂振旅而還而苗夷隨格豈周公之德不逮禹乎蓋舜之時在廷莫非君子而天下已大治矣其敢逆命者獨有苗而已縱而不治未足為害如必欲誅之則太平之民自受其病矣故與其勤師遠伐不若脩德以待其來之為愈也若夫三監之叛其變起王室非可以夷狄待之也況又成王幼沖蒞政之初君子之道不勝小人不誅而縱之其禍將不勝救矣當是之時雖無十夫之助周公亦不可已此所以必征之也易曰覓陸夬夬中行无咎其舜之事乎如往年靖州之師其出固有名若以舜之事言之其孰為得自靖為郡荆湖至今被其害

問帝乃誕敷文德則自班師之後然後敷之也敷文德之事何以見曰舜干羽是也古之皆文武一道故干戈兵器也用之於戰陣則為武用之於舞蹈則為文曰敷文德云者已不為武備矣

人之生也直是以君子無所往而不用直直則心得其正矣以乞醯醢人為直不得其正者也古之於幼子常示毋誑所直也其養之也有素如此以怨報怨以德報

惡而不為私焉耳曰如是則以德報德何以辨之曰所謂德非姑息之謂也友盡其道而不為私焉耳若姑息則不能無私矣曰人有德於我不奔而遘遇所當施之者非吾意之所欲能不少有委曲如庾公之斯之於子濯孺子不友可乎曰然

問舜之皆在廷之臣多矣至傳禹以天下而禹獨推皋陶何也曰舜徒得此兩人而天下已治故也禹總百揆而皋陶施刑内外之治舉矣古者兵刑之官合為一觀舜之命皋陶蠻夷猾夏是其責也則皋陶之職所施於外者為詳故皋陶雖不可以無禹禹不可以無皋陶是以當舜之欲傳位禹獨推之餘人不與焉孟子曰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而子夏亦言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蓋有見乎此忠信乃為進德之基本無忠信則如在虛空中行德何以進

問孔子於舊館人之喪過於一哀而出涕遂晚駮以賻之曰吾惡夫涕之無從也而顏淵死子哭之慟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而不與何也曰過於一哀而出涕者不期然而然也然哀有餘也故必有以文之此說駮之禮所由起乎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天喪予

則其存亡與之為一矣故其哭之也不自知其慟也其於此奚以文為文非所以施於顏淵則車之與不與也惟義所在而已

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弗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弗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身不誠不說於親矣今之君子欲行道以成天下之務反不知誠其身豈知一不誠它日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乎故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夫以事上則上疑以交朋友則朋友疑至於無往而不為人所疑道何可行哉蓋忘機則非其類可親機心一萌驅鳥舞而不下矣

○大學一篇聖學之門戶其取道至徑故二程多令初學者讀之蓋大學自正心誠意至治國家天下只一理此中庸所謂合內外之道也若內外之道不合則所守與所行自判而為二矣孔子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子思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孟子曰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皆明此也

伊尹所以事君愛無回互唯知忠而已所以能為放太甲之事然如此而天下不疑者誠意素著故也因問孟子云有伊尹之志則可後世之為人臣者不奉而違遇此事而有伊尹之志不知行得否若行不得

是伊尹之事不可法於後也曰若有伊尹之志其素  
行足信何為不可但觀蜀先主當時以其子屬諸葛  
孔明曰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君自取之備死孔  
明操一國之權當時軍國大務人林進退唯孔明是  
聽而蜀之人或莫之疑也蓋孔明自非篡弒之人其  
素行足信也若如司馬懿其誰信之伊尹之事自後  
世觀之以為異其實亦所謂中道

問成湯放桀惟有慙德何也曰橫渠嘗言湯武之功  
聖人之不奈也若論君臣之義則為臣而事其君當  
使其君如堯舜乃是既不能使其君如堯舜至其君  
得罪於天下而放之豈其所欲哉成湯之事以言順  
乎天而應乎人何慙之有然自人情觀之既以堯舜  
之禪為盡善則征誅而有天下安能無媿乎

問文姜與齊侯淫詩人以不能防閑其母刺莊公莊  
公固當深罪乎曰固可罪也觀載驅之詩言魯道有  
蕩則魯之君臣蕩然無以禁止之也夫君夫人之出  
入其威儀物數甚備其曰齊子夕發又何其易乎禮  
婦人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既曰從子子乃不  
能防閑之恣其淫亂於誰責而可乎許穆夫人忽歸  
唁其兄而義不得其賦載馳之詩曰大夫君子無我

有尤是雖欲歸不可得也曰凱風何以美孝子曰不能安其室是求嫁也嫁猶以正非如姜氏之淫于齊也又此詩之所取特美其負罪引慝而已若叔于田之詩序所謂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其刺之蓋與猗嗟之刺莊公同意

或曰呂吉甫云管仲今人未可輕議之如列子所載仲論隰朋之為人上忘而下不叛媿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又如論語僂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則其所能者亦可謂高矣如仲者但不如孔子耳何可輕議曰此未見仲小器之實也若管仲只不如孔子曾西何以不為

艮止止其所也故繫辭曰止萬物者莫善乎艮又曰成言乎艮艮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止於此矣復出乎震不終止也故艮卦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觀盥而不薦有事顯若誠意所寓故也古人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本於誠吾意而已詩書所言莫非明此者但人自信不及故無其效聖人知其效必本於此是以必由也或曰正心於此安得天下僂平治曰正心一事自是人未嘗淡知之若淡知而體之自有

其效觀後世治天下皆未嘗識此然此友惟聖人力  
做得徹蓋心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一毫少差即  
不得其正自非聖人必須有不正處然有意乎此者  
隨其淺深必有見效但不如聖人之效著矣觀王氏  
之學蓋未造乎此其治天下專講求法度如彼脩身  
之潔宜足以化民矣然卒未逮王文正呂晦叔司馬  
君實諸人者以其所為無誠意故也明道常曰有關  
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益深達乎此  
因問顏子克己欲正心邪曰然  
或問經綸天下須有方法友須卜氣運轉得行曰天  
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先王經綸之迹也其效  
博矣然觀其作處豈嘗費力本之誠意而已今鹿鳴  
四牡諸詩皆在先王所歌以燕羣臣勞使臣者也若  
徒取而歌之其有效乎然則先王之用心蓋有在矣  
如書堯典序言克明俊德以至親睦九族平章百姓  
協味萬邦法度蓋未及也而其效已臻黎民於變時  
雖然後乃命羲味欽若昊天之事然則法度雖不可  
廢豈所宜先  
未見易而玩易之文以言易若說得淺即不是聖人  
作用處若說得淺常人之談耳



因言秦漢以下事曰亦須是一一識別得過欲識別得過須用着意六經六經不可容易看了今人多言要作事須看史史固不可不看然六經先王之迹在焉是夫足用矣必待觀史未有史書以前人何以為據蓋孔子不存史而作春秋春秋所以正史之失得也今人目是不留意六經故就史求道理是以學瘡博而道瘡遠若經術明自無工夫及之使有工夫及之則取次提起一事便須斷邊處置得行何患不能識別

盟而不薦初未嘗致物也威儀度數或皆未舉而已有孚顛若其所以交於神明者蓋有在矣又云禮莫重於祭祭莫重於灌蓋求鬼神於幽陰之時未致其文於此而能致誠以格鬼神則自灌而往其威儀度數足觀矣若不究其實而徒以繇文從事何足觀乎故孔子嘗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蓋歎時也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又曰二簋可謂用矣其不費物而費誠如此又云古人所以交神而接人其道一主於誠初無二也故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幽明本一理故所以感之者夫以一理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所謂神道誠意而已誠意

天德也

又云無誠意以用禮則所為繇文末節者偽而已故老子絕滅禮學而曰忠信之薄亂之首也予欲觀古人之象汝明非謂明其禮意也衣服所以章有德五服五章或非其稱不明孰甚焉

宗棣之言朋友不可相責望蓋君子恕以處朋友也若為人朋友所以自處則不可爾周官以孝友睦婣任卹考人之行若不可責人聖人何以制法夫鄰里鄉黨力足以相助相持猶不敢不勉而況於朋友乎○問所解論語犯而不校處云視天下無一物非仁也故雖犯而不校此如四海皆兄弟之義看否曰然仁者與物無對自不見其有犯我者更與誰校如孟子子言仁者無敵亦是此理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一終

龜山先生集



之故其於平天下也何有

曾子開不以顏色語言假借人其慎重為得大臣之體於今可以庶幾前輩風流者惟此一人耳

齊戰在聖人何以慎曰齊所以事神戰所以用民命固當慎也曰孔子云我戰則克祭則受福何也曰此非聖人之言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又敢自謂其能克乎夫祭之為道初不為致福故祭祀不祈君子於其親春祫祭祀以時思之其它所祭報本反始而已何求福之有又曰武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度德量力皆足以勝受而無疑焉而曰

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是不敢必其戰之勝也而記偁孔子之言曰我戰則克必不然矣

○問或謂人主之權當自主持是否曰不為臣下敎其威柄此固是也書偁湯曰用人惟已而孟子夫曰見賢焉然後用之則人君之權豈可為人所分然孟子之論用人去人殺人雖不聽左右諸大夫之毀譽亦不聽國人之公是非因國人之公是非吾從而察之必有見焉而後行如此則權常在我矣若初無所見姑信已意為之夫必終為人所惑不能固執矣問或謂衛於王室為近懿公為狄所滅齊桓公攘或

狄而封之當是時夷狄橫而中國微桓公獨能如此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為其功如此也觀晉室之亂胡羯猖獗於中原當是時只為無一管仲故顛沛如此然則管仲之功後世信難及也曰若以後世論之其功不可謂不大自王道觀之則不可以為大也今人只為見管仲有此故莫敢輕議不知孔孟有為規模自別見得孔孟作處則管仲自小曰孔孟如何曰必也以天保以上治內以采薇以下治外雖有夷狄安得遽至中原乎如小雅盡廢則政事所以自治者俱亾四夷安得而不交侵中國安得而不微方是時縱能救之於已亂雖使中國之人不至被髮左衽蓋猶賢乎周衰之列國耳何足道哉如孟子所以敢輕鄙之者蓋以非王道不行故也曰然則孔子何為淡取之曰聖人之於人雖有毫末之善必錄之而況於仲乎若使孔子得君如管仲則管仲之事蓋不暇為矣

問或謂今世直道難行必有術焉若事事要是自立不任道如何行得觀周勃狄仁傑之在漢唐必須優柔浸灌蒙恥忍后俟時而後發故功成事遂如必危言極論則速禍無補矣曰學者當以聖王為師如周

勃何人而可取法勃之不為祿產戮也幸矣觀其提此軍而入也彌於衆曰為劉氏者左袒此最為無謀設使當時呂氏之黨先有以固結衆心皆為之右袒何以處之非唯皆右袒只使左右袒者相半夫不能沒勝矣豈不危乎曰勃須知衆皆為氏故為此說曰既知其皆為氏則此說尤為贅語為勃之計但當問義之所在以義驅之可也如當時平勃兩人俛首以事呂后其在平則或有謀在勃驅之為亂亦固從之矣此何可保觀勃初無學術或無智略庸謬人耳方文帝諭之就國畏帝以事誅之至使人以兵甲左右為衛若果君命見誅勃殆將以所自衛者叛乎此尤可笑也後之人多以成敗論人物故如勃者得與忠賢之列夫可謂秦矣狄仁傑在武后時能撥亂反正謂之社稷臣可也然夫何嘗挾數任術觀史氏所載其議論未嘗不以正當時但以母子天性之說告蓋后其濱於死者或屢矣卒至武后怒而言曰還汝太子夫豈嘗姑務柔從以陰幸事之成乎孟子曰君子勗業乘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人臣之事君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可也豈可枉己以求難必之功乎又言西漢之士多尚權謀戰國

餘俗也觀高祖時只有一張子房乃君子人其它少  
有可取者又言班固傳高祖謂王陵少戇可以佐陳  
平然安劉氏者必勅此語蓋未驗也陳平獨任事甚  
久王陵一言而免終不曾佐得陳平平獨任夫無變  
○孟子言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  
能格君心之非蓋人與政俱不足道則須使人君心  
術開悟然後天下事可循序整頓然格君心之非須  
要有大人之德大人過人處只是正己正己則上可  
以正君下可以正人今之賢者多尚權智不把正己  
為先縱得好時節終是做不徹或謂權智之人亦可  
以救時據其所見正不欲得如此人在人君左右壞  
人君心術

因言人君喻臺諫言事若事當言可以言否曰英宗  
朝傅欽之奏劄子上不從因言臺諫有合理會事却  
不理會欽之曰不知方今合理會者是何事上曰何  
不言蔡襄欽之云若襄有罪陛下何不自朝廷竟正  
典刑責之安用臣等言上曰欲使臺諫言其罪以公  
議出之欽之云若付之公議臣但見蔡襄辦山陵事  
有功不見其罪臣身為諫官使臣受旨言事臣不敢  
○因言特旨及御筆行遷事曰 仁宗時或勸云陛

下當收攬權柄勿令人臣弄威福 仁宗曰如何收攬權柄或曰凡事須當自中出則福威歸陛下矣

仁宗曰此固是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自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則可如有不是難於更改不如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以為不佞則臺諫得言其失於是改之為易矣據 仁宗識慮如此天下安得不治人君無心如天 仁宗是也

曾子開端嚴可畏有大臣之風若其輩流雖位崇望重少不以言語禮免牢籠人者殊為失體

章郇公在私第子弟有夜叩門稟事者公曰若是公事明早來待漏院理會若是私事即於堂前夫人處稟覆在中書一日坐處地陷徐起使人填之不以為怪家人聞之甚憂及公還家夫不言至勉公與弟虞部者對飲虞部問公今日間中書地陷是否曰中書地何干汝事竟不言前輩大抵有此氣象卒乍搖撼不動

為政要得厲威嚴使事事齊整甚易但失於不寬便不是古人作處孔子言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又曰寬則得衆若使寬非常道聖人不只如此說了今人只要事事如意故覺見寬政悶人不知權柄在手



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官人多  
虐百姓耳然寬大須有制始得若百事不管唯務寬  
大則胥吏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已操縱  
予較總不由人儘寬不妨伯淳作縣常於坐右書視  
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常有媿於此觀其用心應是  
不錯矣揔了人古人於民若保赤子為其無知也常  
以無知怒之則雖有可怒之事大無所施其怒無知  
則固不察利害所在教之趨利避害全在保者今志  
子若無人保則雖有坑窞在前蹈之而不知故凡事  
疑有後害於民所見未到者當與它做主始得州縣  
近來勸誘富民買鹽勸誘即須有買者但異時令百  
姓買鹽其初或令勸誘百姓名一入官以後價不可  
脫為民父母豈可暫時罔之使之終身受其害

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  
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  
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  
則欲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  
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  
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永叔卻言聖人之

教人性非所先永叔論列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  
但於性分之內全無見處更說不行人性上不可添  
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夫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  
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  
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問如管仲之才使孔子得志行乎天下還用之否曰  
管仲高才自不應廢但紀綱法度不出自它儘有用  
處曰若不使它自為或不肖還聽時如何曰如此則  
聖人廢之不問其才因言王道本於誠意觀管仲夫  
有是處但其意別耳如伐楚事責之以包茅不責其  
言則是若其意豈為楚不勤王然後加兵但欲楚尊  
齊耳尊齊而不尊周管仲夫算之詰也若實尊周專  
封之事仲豈宜為之故孟子曰五霸假之也蓋言其  
不以誠為之也今蘇州朱沖施貧度僧置安樂院給  
病者鑿藥人賴以活甚眾其置物業則辱其直及其  
收息則眎眾人所取而輕之此皆是好事只為其意  
正在於規利而竊譽於人故人終不以好人許之仲  
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而孟子直截不比數之其意  
夫猶此也又言自孟子後人不敢小管仲只為見它  
不破近世儒者如荊公雖知卑管仲其實夫識它未

盡況於餘人人若知王良善與嬖奚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之意則管仲自然不足道又言管仲只為行詐故與王者別若王者純用公道而已又言霸者之民驩虞如也治民使之驩樂有甚不得但如所謂皞皞如也則氣象便與霸者之世不同蓋彼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夫不教人喜夫不教人怒

堊中言乘舟事最好然元祜舟不知為甚椿得太重及紹聖時不知卻如何夫偏多載了據此兩舟所載者因何物得重今當減去何物則適平若被人問到此須有處置始得如是本分處置得事之人必須有規矩繩墨一一調味得是不令錯了若只說得總腦便休夫不濟事孟子言天下可運於掌如彼所言天下誠可運於掌也

謂曾見志宣云上合下便執得繼述兩字牢更不可易因言繼述兩字自好但今用之非是當時自合說與真箇道理且好貨好色孟子猶不鄙其說而推明之而況上有繼述之意豈容無所開道而使小人乘間謬為邪說以進則其末流激成今日之弊不足怪矣夫繼述之說始於記所稱武王周公今且舉周公

一二事明之文王耕耨者九一至周公則受而為徹文  
王關市譏而不征至周公則征之武王克商乃反商  
政政由舊逮周公七季制禮作樂昔者文武所由之  
政安在聖人作處唯求一箇是底道理若果是雖紂  
之政有所不革果非雖文武之政有所不因聖人何  
所容心因時察理欲天下國家安和而已且如

神考十九季間艱難勤苦制為法度蓋欲以救時弊  
使百姓也而使百姓則其志救時弊則其事此獨不當  
繼述乎今繼述足以救時弊使百姓也是矣神考  
而已釋此不務乃欲一二以循熙豐之迹不然則為

不孝此何理也且如祖宗有天下百有餘季海內安  
樂其法度豈皆一小善神考一起而更之神考大

謂之不孝可乎自唐未至五代禍亂極矣太祖

太宗順人心定天下傳數世而無變此豈常人做得  
然而法度不免有弊者時使之然爾若謂時使之然  
則神考之法豈容獨能無弊補偏救弊是乃神

考所以望乎後世也何害於繼述而顧以為不孝乎  
今之所患但人自不敢以正論陳之於上恐有滯礙  
妨嫌若吾輩在朝廷須是如此說始得其聽不聽則  
有宏就之義焉議論不知道理所在徒有口辨即勝

它識道理人不過如戰國說士遇孟子便無開口處  
○問或謂荆公晚年詩多有譏誚 神宗處若下註  
脚儘做得謗訕宗廟它日友拈得出曰君子作事只  
是循一箇道理不成荆公之徒箋註人詩文陷人以  
謗訕宗廟之罪吾輩也便學它昔王文正在中書寇  
萊公在密院中書偶倒用了印萊公須勾吏人行遣  
它日密院友倒用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文  
正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有是否  
曰不是文正曰既是不是不可學它不是更不問如  
今日所罪謗訕宗廟毀謗朝政者自是不是先王之  
時惟恐不聞其過故許人規諫至於舜求言乃立謗  
木是真欲人之謗已也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  
敬德蓋聖人之於天下常懼夫在己者有所未至故  
雖小人怨詈或使人主自反詩三百篇經聖人刪過  
皆可以為後王法今其所言譏刺時君者幾年不知  
當時遭謗訕之罪者幾人夫禁止謗訕自出於後世  
無道之君不是美事何足為法若祖宗功德自有天  
下後世公議在豈容小已有所抑揚名之曰幽厲雖  
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夫為人子孫豈不欲聖賢其  
祖考但公議以惡名歸之則雖欲改之不能得也其

曰名之曰幽厲當時誰實名之茲豈獨其子孫之不  
孝乎如此在人主前開陳乃是正理今之君子但見  
人言繼述亦言繼述見人罪謗訕亦欲求人謗訕之  
迹罪之如此只是相把持正理安在如元祐臣寮章  
疏論事今乃以為謗訕此理尤非使君子得志須當  
理會令分明今反謂它門亦嘗謗訕不唯效尤棘是  
使元祐賢人君子愈出脫不得濟甚事

言季常在京時嘗問正心誠意如何便可以平天下  
與之言後世自是無人正心若正得心其效自然如  
此此心一念之間豪髮有差便是不正要得常正除  
非聖人始得且如吾輩還敢便道自己心得其正否  
此須是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於喜怒哀  
哀樂之後能得所謂味致中和則天地可位萬物可  
育其於平天下何有因論孟子直以禹稷比方顏子  
只顏子在陋巷時如禹稷事業便可為之無難若正  
心誠意不足以平天下則禹稷功巍巍如此如顏子  
者如何做得

問伯夷柳下惠如何見得能朝諸侯一天下曰只翰  
顏子在陋巷便做得禹稷事業則夷惠之能朝諸一  
天下可知聖人之得邦家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自是

力量不同如夷惠之風能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鄙夫寬薄夫敦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則其未有為之時人固已心說而誠服之矣使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其效宜何如

叔孫通作原廟是不使人主改過而教之恥過作非也此為萬世之害今太廟却間了只嚴奉景靈宮是舍先王之禮而從一謬妄之叔孫通也豈不過乎

因讀東坡咏淵明形影神詩其影答形云君如煙上火火盡君乃別我如鏡中像鏡壞我不滅曰影因形而有無是生滅相故佛嘗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

影正言其非實有也何謂不滅它日亦嘗讀九成臺銘云此說得之莊周然而以江山吞吐草木俯仰衆竅呼吸鳴獸號鳴為天籟此乃周所謂地籟也但其文精妙讀之者或不之察耳

言荊公云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是未知性命之理其曰使我正所謂使然也然使者可以為命乎以命在我為性則命自一物若中庸言天命之謂性性即天命也又豈二物哉如云在天為命在人為性此語似無病然或不須如此說性命初無二理第所由之者異耳率性之謂道如易所謂聖人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也

謂常問志寧云至道無難惟嫌揀擇其理是否志寧  
曰是曰若爾公何不殺人放火志寧無語

揚雄云學所以脩性夫物有變壞然後可脩性無變  
壞豈可脩乎惟不假脩故中庸但言率性尊德性孟  
子但言養性孔子但言盡性

因論荆公法云青苗免役亦是法然非藏於民之道  
如青苗取息雖不多然歲散萬緡則收民二千緡入  
官既入官則民間不復可得矣免役法取民間錢雇  
人役於官其得此錢用者蓋皆州縣市井之人不及

鄉民鄉民惟知輸而已而不得用故今鄉民多乏於  
財也青苗二分之息可謂輕矣而不見有利於百姓  
何也今民間舉債其息少者六須五七分多者或倍  
而友不覺其為害曰惟其利輕且官中易得人徒知  
目前之利而不顧後患是以樂請若民間舉債則利  
重又百端要勒得之極難故人得已且已又青苗雖  
名取二分之息其實六與民間無異蓋小民既有非  
不待已而請者又有非不得已用之且如請錢千或  
遇親舊於州縣間須有酒食之費不然夫須置小小  
不急之物只使二百錢已可比民間四分之息又請



納時往來之用與官中門戶之賂遺至少亦不下百錢況又有胥吏追呼之煩非債不行而公家期限又與私家不同而民之畏法者至舉債以輸官往往沿此遂破蕩產業者固多矣此所以有害而無利也或云官中息輕民得之可以自為經營歲豈無二分之息乎蓋未之思也若用之商販則錢散而難集正公家期逼卒收不聚失所指準其患不細往季富家知此患也官中派之請不得已請而藏之比及期出私錢為息輸之官乃無患然使民如此是無事而侵擾之也何名補助之政乎

翟霖送正叔先生西遷道宿僧舍坐處背塑像先生令轉倚勿背霖問曰豈以其徒敬之故亦當敬邪正叔曰但具人形兒便不當慢因賞此語曰孔子云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蓋象人而用之其流必至於用人君子無所不用其敬見似人者不忽於人可知矣若於似人者而生慢易之心其流必至於輕忽人

孟子言仁者如射蓋生於子思射有似乎君子之說言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蓋生於孔子以言必信行必果為硜硜然小人之說

學校養士反不如居養安濟所費之多如餘杭學今  
 止有三十人而居養安濟乃共有百餘人居養安濟  
 人給米二升錢二十為士者所給如其數加四錢耳  
 而士未必常在學也則其所費固窳於彼矣若其所  
 養實是窮民疾病者誠善然所養止浮浪游手之徒  
 耳夫厲良民而養游手是何政事近詔又敕養季五  
 十者自此徃徃來者益多所費當益廣夫季五十則  
 子自可昏女自可嫁安得為無告之窮民乎又其所  
 養多聚異鄉之人不許根問來處則雖有父子夫婦  
 官吏何緣得知故其弊為甚若只許土着人就本貫  
 收養夫易為檢察而其弊減矣

因看合浦論無為軍役法曰天下役法多有不同處  
 如所論與潭州處置全別潭州紹聖間所定皆出公  
 之手又言吏有祿本要養其廉恥及不廉故可從而  
 責之此為待之盡然或須養得過方得若養它不過  
 不如勿給徒費財耳何則彼為吏於此蓋欲以活父  
 母妻子故為之今也養之不過雖有刑戮在前寧免  
 其受賂乎如法曹之俸月十千而法司乃十二千則  
 法吏之祿為過於法官又常平吏人月給六千此乃  
 可責之以不受賂其餘千錢或二三千而已給紙札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十五 三百九十三

尚不足安能活其家則其執須至乞覓如必若法司  
常平吏人重其祿則財用之費無所從出兼是吏祿  
友有不用多給者如學士茶鹽司吏人近制祿皆不  
減十千彼有何事難作何情弊而可以當此祿乎  
若此雖謂之妄費可也

民之於上不從其令而朝廷惟以言論之宜其以為  
虛文而算之聽也今天下非徒不從上令而有司友  
不自守成法觀官吏所奉行惟奉行朝廷之意而已  
若皆守法則法友自足以致治且如役法者長許募  
而不許差輒罷者徒二季然法當募上戶其傭二千

錢逐州縣定此餘杭所定豈有上戶冒利若干錢而  
願役於官乎上戶不願則其執須至彊使為之是名  
募而實差也其如法何又如近日買翎毛郡不敷諸  
縣令買者以於法不許抑派故也然翎毛非人所常  
有而郡中文移督責諸縣但使之催人以其所收藏  
翎毛輸之官若縣中只依法行遣安得辦集其執亦  
須至抑派是名味買而實抑派也如此者皆法之不  
可行者也法至於不可行則人惟意之從而已  
立法要使人易避而難犯則必行而無赦此法之所  
以行也令法太嚴密直使人於其間轉側不得故易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二  
犯是以犯法之人官吏多不必行法必宛轉為犯者  
之地法如何行得

人各有勝心勝心去盡而惟天理之循則機巧變詐  
不作若懷其勝心施之於事必以一己之是非為正  
其間不能無窒礙處又固執之不移此機巧變詐之  
所由生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知命只是事  
事循天理而已循天理則於事無固必無固必則計  
較無所用

神考問伯淳王安石如何人伯淳云安石博學多聞  
則有之守約則未也又嘗問是聖人否伯淳云詩傳  
周公公孫碩膚赤鳥几几聖人益如是若安石劉福  
自任恐聖人不然

問子思之不使白也喪出母也是乎曰禮適子不為  
出母服曰何也曰繼體也

問陳莊子死訃於魯縣子謂謬公哭之而曰有變而  
哭之有畏而哭之夫哭之也以畏何也曰以言世有  
然也非古之禮也若古之大夫則束脩之問不出竟  
故生無相問其死也何訃告之有哉後世國亂而君  
昏為臣者交政於中國故生則同盟死則訃告非禮  
也故春秋因其卒而書之所以著其罪也

仲素問橫渠云氣質之性如何曰人所資稟固有不同者若論其本則無不善蓋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無不善而人則受之以生故也然而善者其常也亦有時而惡矣猶人之生也氣得其味則為安樂人及其有疾也以氣不味則反常矣其常者性也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橫渠說氣質之性又云人之性有剛柔緩急彊弱昏明而已非謂天地之性然也今夫水清者其常然也至於汨濁則沙泥混之矣沙泥既去其清者自若也是故君子於氣質之性必有以變之其澄濁而求清之議歟

因見王逢原文集小曰此高論怨誹之人也它日嘗曰此子才則高矣見道則未

中庸深處多見於孟子之書其所傳也歟

徐師川歸洪州欲不復來先生問之曰公免得仕宦否若端的有以自贍不必復來固好第六須着仕宦如何師川曰友以免仕宦未得曰如此則當復來供職仕宦處處一般既未免得須復為它官逃此之彼彼夾室有不安處是無地可以自容也師川曰來此復為人所羅織陷於禍柰何曰顧吾所自為者如何耳苟自為者皆合道理而無媿然而不能免者命也

不以道理為可憑依而徒懼其不免則無義無命矣  
 師川曰極是矣待來此若做不得去之未為勉又言  
 人只為不知命故纔有此事便自勞攘若知得徹便  
 於事無不安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固  
 嘗解云使孔子不免於桓魋之難是死天也桓魋其  
 如何哉蓋聖人之於命如此夫富貴死生人無與焉  
 何尤人之有孟子不謂為臧倉所毀不遇於魯侯而  
 以為不遇非臧倉之力蓋知命也列子曰桓公非能  
 用讎也不得不用管仲非能舉賢不得不舉此說得  
 之矣曰列子此說似知命然至其論夷惠以為矜清  
 貞之尤以放於餓死寡宗以公孫朝穆之事為得計  
 以堯舜桀紂之事為不足較茲豈非其過乎曰其過  
 也若聖人所謂知命義常在其中矣然則彼夷豈得  
 之而不盡者乎曰然

何素問知微之顯算只是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  
 其所不聞否曰然因言有僧入僧堂不言而出或曰  
 算道不言其聲如雷莊周之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  
 聲可謂善言者也

孟子直是知命滕文公以齊人築薛為恐問救之之  
 術而對以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以竭力事大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二 三十一

國則不得免問安之之道而對以太王居邠不以其  
所養人者害人而繼之以效死不去之策自世俗觀  
之可謂無謀矣然以理言之只得如此說捨此則必  
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  
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天理即所謂命  
○語羅仲素云今之學者只為不知為學之方又不  
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會着力來方知不易  
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為也欲為聖賢之所為須是聞  
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為文章作忠信愿  
慤不為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不少然以  
為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  
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之以古聖賢之  
道則略無豪髮髣髴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  
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為古人之所為纔有  
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通古今為文章  
或志於忠信愿慤不為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闢道  
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仲素問詩如何翰曰詩極難卒說大抵須要人體會  
不在推尋文義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  
於言言者情之所發也今觀是詩之言則必先觀是

詩之情如何不知其情則雖精窮文義謂之不知詩可也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以謂可與言詩如此全要體會何謂體會且如關雎之詩詩人以興后妃之德蓋如此也須當想象雎鳩為何物知雎鳩為摯而有別之禽則又想象關關為何聲知關關之聲為咏而適則又想象在河之洲是何所在知河之洲為幽閒遠人之地則知如是之禽其鳴聲如是而又居幽閒遠人之地則后妃之德可以意曉矣是之謂體會惟體會得故翰詩有味至於有味則詩之用在我矣

語仲素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因論蘇明允權書衡論曰觀其著書之名已非豈有山林逸民立言垂世乃汲汲於用兵如此所見安得不為荆公所薄曰大蘇以當時不忒二虜之患則天下不可為又其審敵篇引鼃錯說景帝削地之策曰今日夷狄之執是友七國之執其意蓋欲埽蕩二虜然後致太平耳曰纔以用兵為事只見搔擾何時是天下息肩時節以仁宗之世眎二虜豈不勝如戰國時節而孟子在戰國時所論全不以兵為先豈以



崇虛名而受實弊乎夫必有道矣

問秦少游進卷論所以禦戎乃欲以五路之兵歲出一路以擾夏人之耕如此是吾五歲一出兵而使夏人歲歲用兵此滅狄之道也當時元祐間有主此議者此果可用否曰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必不得已誅其君而弔其民可也豈容如此棘是亦無此理今常以五路之師合攻夏人尚時有不支歲出一路其傾國而來攻城破邑吾其可止以一路之衆當之乎大抵今之士人議論只是口頭說得施之於事未必有效

言朱公揆上殿 神考欲再舉安南之師公揆對願 陛下禽獸畜之蓋夷狄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得已且已須要廣土闢地何益自紹聖崇寧以來所以待夏人大是失策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今不務德以致人徒得其空地又運中國之財以守之是何所見

君臣之間要當一德一心方作得事古之聖賢相與以濟大業蓋無不然者觀舜命禹征有苗已誓師往伐而益以一言贊禹禹遂班師舜以禹之班師優為之誕敷文德而有苗格矣舜命禹徂征禹既行而益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三百九十五  
有言宜告之舜不告舜而告之禹禹承命於舜及其  
不遂行也宜先稟之舜乃擅反兵而不疑舜於二人  
者無責焉可也乃徇其所為從而相之益之意豈不  
曰禹猶舜而禹之意豈不曰舜猶已也歟夫是之謂  
一德一心自今觀之則益之言可以謂之沮壞成事  
而禹之事為逗畱君命矣然古之君臣各相體悉如  
此古人立功所以易而後世成事所以難也

語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  
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  
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其所為者如此

又云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為主正如杜順作法界  
觀樣

仲素問盡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盡心底道理曰未  
言盡心須先理會心是何物又問曰心之為物明白  
洞達廣大靜一若體會得了然分明然後可以言盡  
未理會得心盡箇甚能盡其心自然知性不用問人  
大抵須先理會仁之為道知仁則知心知心則知性  
是三者初無異也橫渠作西銘亦只是要學者求仁  
而已

論及陽城事謂永叔不取純夫取之其言曰陽城蓋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有待而為者也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友  
甚哉此論似近屬曰陽城固可取然以為法則不可  
裴延齡之欲相其來非一朝一夕何不救之於漸乎  
至於陸贄之貶然後論延齡之姦佞無益矣觀古人  
選小人之道不然易之姤卦曰女壯勿用取女夫姤  
一陰生未壯也而曰壯者生而不已固有壯之理也  
取女則引而與之齊也引而與之齊則難制矣陰者  
小人之象也小人固當制之於漸也故當陰之生則  
知其有壯之理其有壯之理則勿用取女可也是以  
姤之初爻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金柅止車  
之行也陰之初動必有以柅之其制之於漸乎蓋小  
人之惡制之於未成則易制之於已成則難延齡之  
用事權傾宰相雖不正名其為相其惡自若也何愛  
云待其為相然後取白麻壞之邪然城之所為當時  
所難能也取之友是但不可以為法耳

龜山先生全集

